

浅谈本土微电影中“中国梦”的个人化趋向和地域性表征*

贾雯霞

(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8)

【摘要】本土微电影是活跃在当前的一支传播力量,对于表征地域空间、重塑本土文化认同以及建构城市形象有重要的作用。拍摄者将关注的视角对准特定地域空间中“去精英化”的城市草根阶层,讲述其生存及奋斗的励志故事,同时传播主人公在追梦圆梦过程中的正面能量和文化鼓励,这是众多本土微电影的叙事特点。而草根人物对于梦想的追求正是整个中华民族追求中国梦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土微电影亦具有“中国梦”的个人化趋向和地域性表征,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本土微电影;城市形象;个人化趋向;地域性表征;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60-03

微电影已经是当下非常活跃的传播手段。一部微电影的故事中所包含的精神内核如何体现出主流价值观?这个命题放置在“中国梦”背景下进行研究深具时代意义。如何寻找既能结合自身传播特性、又能与宏大的“中国梦”母题良好嫁接的叙事手段,这是每一个微电影创作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本土微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呈现出“中国梦”叙事的个人化趋向和地域性表征。

一、本土微电影:承载“中国梦”的民间话语平台

微电影出现在多媒体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文化创造日渐活跃的背景下,是一种“微小制作,微小剧情,微小纪录,微小投入”,以精致和简约的规模体量(一般在300秒以内),适合短时间观看的影像形式,完成了从精英表达到草根“拍客”的主体变革、从最朴素的客观记录到经典剧情创作的内容变革、从小众人际传看到三网融合时代大众传播方式的变革,成为一种崭新的、引人瞩目的精神交流形态与载体^[1]。

作为电影的一种,微电影和大电影一样,都具有承载“中国梦”叙事的使命。关于这方面的论证很多,比如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周星教授指出:“中国梦”作为习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国家与文化崛起的目标思考,为中国电影艺术与创意提供了新的角度。梦是艺术的基本属性,其本源在于人类试图摆脱本身固有的自然规律与物质束缚的精神诉求,而电影就是造梦的工具和媒介,因此,中国梦与中国电影有着天然的关联性和共通性^[2]。

本土微电影作为微电影队伍中地域性最为突

出的一种,相较于其他的媒介形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地方感挖掘,这为“中国梦”的影像呈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话语形态。“地方感”源于本土微电影与生俱来的特性和优势:本土微电影从故事的构建、场景的选择、拍摄剪辑的方法和角度等诸多方面有力地书写着所在城市——主要创作人员均来自本土,出于对成长环境的熟悉和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把关注的视角对准日常生活,从身边发现并记录平凡的点滴,展现城市生活最真实质朴的一面。这种地方感不仅包括对地理景观的再现和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重塑,也包括对生长在这片地域空间、深受本土环境影响、具有某种集体性格特质的人物的塑造。当观照的视角对准草根人物,故事围绕普通市民展开时,作品通过草根人物奋发图强励志圆梦的情节,寻找其坚毅、勇敢的个性闪光点,在微观的视野中完成了“中国梦”的本土影像表达。

二、本土微电影中“中国梦”的个人化趋向

(一)“去精英化”的平民视角:镜头对准草根人物

凯文·林奇在其著作《城市意象》中曾提到:“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城市是“团体之间沟通符号的元素,也是集体记忆共同尊崇的目标……凡是内心里保存着一个良好的环境意向的人,一定会获得情绪上的安全感”^{[3]P110}。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一座城市的形象和城市中人的性格精神密不可分。城市中人的个性特点、行为表现和精神追求,尤其是那些最普通市民和草根人物的性格特点、市民社会的互动和共性,最能折射出城市的空间文化和精神面貌;市民在特定空间中追求梦想的步伐,正是整个中华民族对“中国梦”追求的重要组

收稿日期:2014-03-27

*基金项目:2013年福建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微电影与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项目编号:JB13268S)。

作者简介:贾雯霞(1982-),女,山西原平人,讲师,研究方向:媒介文化、新闻实务、广告传播。

成部分。

虽大大电影中也有不少小人物形象,但是商业电影总少不了对市场的顾虑。不少电影为了迎合受众,选择对场面和明星进行过分渲染来营造视觉效果,结果导致影片欠缺文化营养。然而对他们来说,太过平淡的人物和故事是有一定市场风险的。相较于大电影,微电影更容易入手表达地域空间内的小人物,并在这方面更显示出自然流畅的特性和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由微电影的特性决定——其与生俱来的“去精英化”特性以及其制作、传播和接收的低门槛化,为草根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滋养的土壤——福州系列本土微电影《福州,我爱你》系列中的普通男女,《阿贵的骑迹》中被儿子指责“没出息”的四十七岁男人阿贵,《寻找大圣》里的闽剧团演员,《男儿丁自强》中的普通大学生等等,本土微电影中人物涉及到卖空调的业务员、小超市的收银员、软件公司程序员、闽剧团的普通演员、普通高校学生、其貌不扬的都市白领等各行各业,他们都是一座城市中的草根阶层,这些面孔就存在我们身边,都曾经面临生活诸多无奈。本土微电影的魅力却正在于此,通过对城市特定空间内草根人物故事的发掘,本土微电影增强了受众的情感依附能力,激起情感共鸣和表达的欲望,也体现出“中国梦”叙事鲜明的个人化趋向。

(二)追梦主题提升审美水平:讴歌普通人的坚强信念

草根人物的心中也有自己的爱情梦、亲情梦与事业梦,这些梦想看似朴实无华,其实都是宏大中国梦的个人化组成部分,都在朴素的叙事中焕发光彩。纵观本土微电影的情节故事,可以发现故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母题——梦想:每个人都行走在逐梦的路上,彰显坚毅的草根精神;这些逐梦的故事中充满正能量,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创意表现,亦是官方语言的民间话语补充,是整个民族“中国梦”的组成部分。中国梦是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失败的痛苦中浮现的超越这一切的梦想,所以它的内涵和意义也和美国梦并不相同,它既是民族国家的实现,又是个体生命的满足的展开。中国电影和中国百年的社会历程相伴随,也紧紧地扣住了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的命运,因此,电影和中国梦就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电影可以说就是中国梦的表征^[9]。

本土微电影则因其草根视角、源自民间的创作、民间的创作环境,再加上取材于身边人的故事,更成为了草根“中国梦”的展示平台。众多的本土微电影正是通过草根人物执着于梦想的叙事母题,

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特质和正能量,从草根视角展现中华儿女对中国梦的向往和追求,为整个社会起到价值引导作用。《福州我爱你系列》中的《下一站》,男主角的失恋让其苦闷失落,然而结尾处在破旧电梯中与清新女孩的相遇,虽然没有下文描述,但是却隐喻着看似到达终点站后仍感迷惘,却依然要怀着对“下一站”的期待,这对很多都市人都能起到一种心灵疗伤的作用;《阿贵的骑迹》全片都在突出“平凡人不平凡的梦”:一个正在经历中年危机的老父亲,却开始尝试极限运动这种危险性极高的比赛。阿贵的选择既是为了弥合亲情,探求儿子痴迷极限运动的原因,更重要的也是为了找回自己的梦想和自信,在儿子面前重新树立形象;《寻找大圣》的闽剧团戏曲演员阿东在“大闹天宫”剧目的选角中败下阵来,让其梦想受挫。为了成功塑造孙悟空的角色,阿东踏上了去顺昌宝山寻找西游记历史和精髓的旅程,其对角色特质的揣摩、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正是一种对艺术梦的追求,而最终因其领会了大圣的精髓而成功获得角色,亦是圆梦的美好结局。《男儿丁自强》中的晋江男孩丁自强在继承父亲的舞狮技艺和追求自己篮球梦想间摇摆,最终坚定决心勇敢地与富二代竞争选拔名额,亦体现出当代大学生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

每一部草根微电影都是对“中国梦”这个宏大命题的影像化、个人化和故事性表达。这种故事表达诠释了社会的快速发展给普通人日常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亦展现了中华儿女不畏艰难、不易妥协、勇于追求梦想并为此而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更是展望了最终梦想成真、实现自我价值的圆满结局,更好地弘扬了社会主义传统美德和主流思想价值观。

三、本土微电影中“中国梦”的地域性表征

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10][11]}。当代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同时具有着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并不是纯粹物理学或地理学意义上的客体。社会空间包罗万象,亦是各种文化生长的土壤,空间与人物性格及其所导致的行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因此,叙事文本都有对于与主体人物本质特征相关的空间书写。本土微电影的人物塑造就充分意识到了空间与人物集体性格形成的关系,并在塑造本土人物时注重用地域性表征探索身处其中的人物的性格,对人物的塑造始终具有空间意识。

具体到本土微电影中,“中国梦”的地域性表征一方面是通过地域性空间中特殊地理景观的呈现,如《寻找大圣》中,阿东为了诠释好大圣的角色,亲自到福建顺昌宝山寻找大圣精髓。坐落在顺昌宝山的通天大圣和齐天大圣双圣墓与山狸洞“圣见”摩崖石刻,是当地与吴承恩的《西游记》原著以及孙悟空有着很大的渊源的佐证。《下一站》中老仓山旧建筑的掠影,《电车男女》中浦上大道、尤溪洲大桥的夜色景观,《阿贵的骑迹》中泰宁山地的奇幻美景,《花开彼岸》中溪山温泉、三坊七巷、泰宁故居、大金湖景观等福建地理元素的集中亮相,都充分印证了本土微电影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将地理景观的呈现纳入电影叙事。中国版图广大,地域性极其丰富,而“中国梦”作为一个国家的梦想,正是通过一个个“地方梦”组成的,因此,对于不同地域内的地理景观的呈现也是中国梦表达的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本土微电影则是通过空间内社会文化关系的展示来表征地域性的。城市空间的发展和改变最终会内化至人的精神。本土微电影故事的设定都基于空间内的社会文化关系,如《少无所依》反映出大城市就业形式严峻的现实;《寻找大圣》则让我们关注到了传统戏曲遭遇冷遇的现状,但也看到了戏曲创作人员的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别惹丑女》透视出这个城市时尚圈内的光怪陆离,《阿贵的骑迹》展示了泰宁国际山地车速降赛这样

的标志性赛事,《花开彼岸》中更是通过对跨越海峡寻梦的台湾人李威经历的描写和圆梦的成功,展现出两岸对于团圆的共同想象。

四、结语

如果说电影记录和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历程的话,那么微电影就推进了中国民间话语的崛起和民间生态书写。如果说电影是承载和诉说“中国梦”的机体的话,那么微电影讲述的一个个普通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梦”的组成细胞。充满民间话语的本土微电影是一种非官方形式的表征“中国梦”载体,亦是主流电影的补充。“中国梦”与中国故事应细化为多个个人故事、多个地方故事来加以阐释,这些故事可以宏大也可以细微,可以感天动地也可以嬉笑怒骂。国家层面急需做的,是将中国故事细化、具体化,推动“中国梦”的故事化传播^[6]。不同地域的、个人化的梦想将会汇聚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梦想,普通人追求生活的富足、追求个人梦想的实现,都是国家和谐的基石,是“中国梦”的转移和变化。

本土微电影是承载“中国梦”个人化趋向和地域性表征的良好媒体,其将关注的目光从精英人物转移到小人物身上,与普通市民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草根立场与宏大的“中国梦”命题实现了一次创造性的嫁接,从而产生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照角度和新鲜的叙事特征。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金月成.杂糅中的美学革命——微电影的认同困惑与价值重估[J].当代电影,2013(5).
- [2]沈维琼.电影中国梦完美实现路径与方向专家研讨会综述[J].现代传播,2013(7).
- [3][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4]张颐武.“中国梦”:想象和构建新的认同——再思六十年中国电影[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
- [5][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6]赵新利.“中国梦”的故事化传播[J].青年记者,2013(5).

Research of Personal Trend and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Dream" in Local Micro Film

JIA Wen-xia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8)

Abstract: Local micro film is an active communication power currently, which is important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geographical space as well as the remodeling native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image. Focusing on grassroots of “removing elite” in special local space, recording inspirational stories of their work and communicating the positive energy and cultural encouragement on the way of dissemination of the dream are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most local micro films. The grass-roots people’s pursuit of dream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hole Chinese nation’s pursui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Dream, reflecting the personal trend and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Dream” and embodying the socialist prevailing value system.

Key words: local micro film; city image; personal trend; regional representation; China Dream

(责任编辑:周锦鹤)